

神，恩待我家：

天父啊，我的工作做完了，現在要回來。



文／何腓利

藝文
專欄

心派生活



在分享我們家的見證之前，要先向大家說明，這些見證都是按照事實而講的。如果讀者覺得中間有不可思議的情節時，希望能以感恩的心去接受它。我的分享將著重於我父親何重生執事，與妹妹何玉玲傳道的事工上。

我們家信主由先祖父開始至今，已進入第五代了。祖父早年至南洋的吉打州魯乃埠經商，那時他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。當時祖父賺了錢就回鄉買田地，並且建了兩間房屋，其中一間是洋樓式，用來做禮拜堂。那時我仍在鄉下，年幼無知，大概是五歲左右；但仍依稀記得，每隔兩個月就有一位長老會的牧師來訪問我們，住在祖父蓋的樓房帶領我們做禮拜，這是我童年時留下的深刻印象。祖父信的很可能是長老會或衛理公會，因為那時真耶穌教會尚未傳到雙溪大年。

接著我父親也跟隨祖父來到南洋，在雙溪大年落戶做生意，期間他也信了基督教。在歸入真耶穌教會前，他在衛理公會當了十七年的財政；過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日本兵入侵馬來西亞。當時父親除了雙溪大年有店鋪之外，另有一間進出口商在檳城中街，但很不幸被日軍飛機炸毀了。父親實在徬徨不知所措時，獨自一人步行到亞耶依淡水池禱告神，說：「主啊，我信了祢這麼久，一點體驗都沒有，祢到底在哪裡？」突然間，有聲音說：

「你必須到真耶穌教會去洗禮，同時要改名為重生。」就這樣父親信了真耶穌教會，並且在巴東色海，雙溪谷，四號巴和居林等地方開始當自由傳道，蒙主引導設立了三間教會。



在傳道期間，想起在祖國年邁的母親（我的奶奶）、妻子（我的母親）、兒女（我們兄弟姐妹），先父馬上決定要回鄉探親。那時沒有輪船可搭，返鄉的唯一途徑只能搭公車行經泰國、緬甸、雲南才能回到祖國；沿途攜帶旅費是一個大問題，帶太多錢恐怕被人搶劫，甚至遭遇殺身之禍。後來與巴東色海陳磯法執事商量，把父親所有的積蓄換成黃金裝進「食格」（一種圓形盛飯菜的器皿）。

食格（Tiffin Carrier）由白鐵製成，分為三層，上面一層盛飯菜，下面兩層裝入黃金；接著陳執事把食格封起來，陳執事原本是打白鐵的師傅。於是父親安全回到家鄉，也把食物裡的黃金取出，兌換成中國貨幣使用。父親利用換來的貨幣開了一間米店，又租了一間商店開設教會，曾引導一百多人來信主。只可惜後續跟進工作沒有人接手，導致聖工停頓，羊群無人牧養就分散了。

日本投降後，父親重新來南洋做生意，在經商期間也不曾忘記神給他傳福音的恩典。我父親雖然不懂英文，卻曾兩次到印度傳福音。有關他熱衷傳福音之事，幾年前我訪問泰國北部教會時，根據泰國的信徒說，我父親曾僱人把他背過一條通往泰緬邊境的橋樑，偽裝成病人到緬甸接受治療，希望把福音傳給緬甸的僑胞！我心想，如果不是神的厚恩看顧父親這麼做，若被移民局官員發現的話，很難想像其後果會如何？

我的二妹妹玉玲，高中畢業後聽從父親的勸告，毅然放棄到英國護士學校進修護理課程，反而到臺灣神學院進行三年神學課程。回來時沒有被差派，因為中區有一部分老執事認為，專職傳道是僱工，因此玉玲的工作，只侷限於北區五處教會和宗教教育，及一間老人院。一直到陳恩國傳道從臺灣回來馬來西亞時，才一起按立為女傳道。

大約1971年4月間，玉玲被印尼總會聘請協助印尼聖工，駐牧坤甸教會為期一年。當時坤甸尚未有自來水供應，飲水只能望天降雨。因水土不服，玉玲患上肺炎，回馬後即刻進檳城療養醫院休養。恢復後由馬新總會差派，服務教會長達二十五年。



1988年11月15日，玉玲傳道開車往檳城兩間醫院探訪患病信徒，工作完畢後打電話給我父親：「爸爸，我的訪問工作結束了，現在要回家。」大約過了兩個小時，二妹從檳城開往雙溪大年的車子，在抵達 Bakar Arang 離大年市區約三公里處時，與一輛貨運大卡車相撞，玉玲傳道就這樣離開了我們。

那時，我實在無法接受這麼殘酷的事實，一直問神：為什麼？為什麼？過不久才意識到，玉玲在打給我父親的電話裡說：「父親，我現在要回來。」原來是向天父說：「天父啊，我的工作做完了，現在要回來。」我的心這才平靜下來。

1981年，東南亞神學訓練中心在新加坡開班，講員來自臺灣，全部以中文授課。五位學員中有三位不懂中文，新加坡陳約翰執事打電話給我，問我能否下去做翻譯工作，幫助他們。

當時我答應只能去六個月，完全沒有料到神學訓練課程後，還要負責文字傳道，以及兩種英文刊物：生命之道（Words of Life）和嗎哪（Manna）的出版工作。加上東南亞神學訓練中心的事務，轉眼就過了十六年。

本來出版的工作應該由專人去做才能得心應手，而我並沒有接受過專門訓練，因此只好暗中摸索。每當一期嗎哪出版了，心中好似放下一塊大石頭。如已故楊約翰長老說的，完成一期刊物就好似婦女生了一個孩子一樣。誠哉斯言。

註：馬來西亞何腓利執事，已於去年2021年10月23日蒙主恩召。

